



感怀三吟

张武扬

与承锋自驾赣北随兴

鸿踪客梦漫啼春，晓起摇风紫陌尘。
鹄影石钟凭吊古，龙宫云栈几迷津。
匡庐吞吐酬彭泽，吴楚纵横棹水滨。
啸傲跻登方去壤，只缘佳境揖苏辛。

与家栋胡军自驾太行山拾韵

快哉揽胜犹仙客，晓色凭虚幻万般。
俯仰花溪分霄汉，盘旋栈道出尘寰。
苍烟挂壁千峰叠，翠巘凌空九曲弯。
飞瀑吹风悬日月，更欣点黛读河山。

注：挂壁公路是在峭壁开凿的奇险太行公路。

与铭心庆伟葛敏鄂西自驾述怀

秋风曾记倚栏醉，几送苍霞过眼前。
啸傲独峰驱骤雨，徜徉幽涧挹浮烟。
唯惊地缝依三径，那复天坑悟大千。
拔秀纵横犹得意，衔杯长忆尽诗篇。

常州青果巷游记(外一首)

王家富

明清古巷运河边，尽得风流数百年。
鸿儒家中门第耀，书香秀外簇规传。
如梭岁月屋依旧，似幻山川梦自然。
竹影轩窗题半壁，地灵层出众英贤。

重游马鞍山

斯人一逝已千年，足迹如空寻谪仙。
荒野丘陵成闹市，穷山沟壑溯从前。
钢花四溅贫穷去，铁水奔流富裕先。
今古人间天地换，重游举酒咏新篇。

六尺巷

王贤友

一首旧诗，激活了一座城池；

一个传说，美丽了一方热土。

在萌动的山水间，我瞭望六尺巷，眼眸被浮动的云儿，撩拨得奇痒！

在车辙深深的街道，我丝毫不敢停留，我的目的地是生长“礼让”的地方。

那些在枝头飘摇的果子，正在交头接耳，他们不愿意离开高大的枝丫，而远处的鸟儿却在窥探，那目光，幽怨而执着。

来不及了，凝固的院墙处，已是人头攒动，白发的大娘，那身段，真的是强势，在拥挤的巷子穿梭，如常；天真的孩子，挣扎了父亲的右手，一头扎入历史的深深之处。

来不及了，承载温热的欢声笑语的街巷，将历史人物的襟怀用年轻的解说员嘴唇，递给每一个掂起双脚的行人，虔诚的心灵。

不愿转身，但装满六尺巷古今的脑海，发出“滴滴”的声音，我们要“礼让”后面的人……

可这一转身，见到二册厚实的《六尺巷志》，也是来不及翻阅，就要收入囊中，可几十年编辑职业养成的眼力，发现著作作家洪放先生的《六尺巷》在书的转接处：前面是历史，是古人的事迹；后面是今人，是今人的诗文，“还要再考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装在随身的帆布包……

漫步了，在一条通向孔城老街的小道上，当回眸六尺巷的双眼刚刚落下时，瞧见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他指着面前的一些蔬菜、瓜果说：“这些都是自家种植的，很新鲜。”我下意识地挑了一点青菜……

六尺巷，不仅仅是历史的旧物，还是让人惦记的新景。

长江的微笑

许若齐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万里长江，自安庆宿松入院，浩浩荡荡八百里，即将告别安徽时，在马鞍山由江心洲西岸转向小黄山东岸有一处转折点，形成了一处天然的港湾，名为薛家洼。它太袖珍了，只有不到1000亩的面积，在多少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也难以寻觅到它的踪迹，几公里外，就是“千古一秀”、闻名天下的采石矶。

到了马鞍山，当地的朋友说：去看看我们的“生态客厅”。口气是满满的自豪。这里是马鞍山市花山区、雨山区两个行政区的交界处，也是沿江生态区、港区、马钢工业区“三区合一”交汇点，能给我们巨大的惊喜吗？

对这座江城的记忆，还是十几年前。那是一个傍晚，在采石矶附近的江边漫步。江水混浊，气势黯平，时不时有白色塑料饭盒枯树枝之类的垃圾被水推到岸边，而刺鼻气味则让你感觉空气很不友好。唯有远处几只高飞低俯的江鸥，唤起从前由书本得来的、留存心底的几缕诗意：“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位老人回忆说：江边那时有个水泥厂，气味刺鼻不说，要是长时间不下雨，家里屋顶上能积一层厚白灰。居民都不敢穿着白衣服从江边过，只能沿着田埂走。还有为钢厂提供原材料的8家企业，24小时运转不停，既有噪音，又有污染，工业废水还往水里排，家门前的水沟里水质浑浊，垃圾堵塞，村民见了绕道走。至于江面上归帆点点、渔舟唱晚早已成绝响。

千古文人地，一城山水诗。李白、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曾巩、王安石等诗人或栖居或流连于这片诗灵之地，留下了千余首脍炙人口的诗文，他们笔下的长江，是“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李白），是“登高远眺心胸阔，临水照影意趣融”（苏轼）。而诗人看见那“雨天满地泥，晴天满场灰”，

一江浊水向东流，他们一定是诗意枯竭，沮丧至极。而今，薛家洼迎来了“华丽转身”。满目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沿江步道蜿蜒、鲜花遍地、绿草如茵；走上观江平台眺望，悠悠江水、自然滩涂和水生树林尽收眼底，一座亲水、绿色的美丽画卷在蓝天白云下徐徐展开。

“生态客厅”，实至名归。据说，变化是从2019年开始的。这一年，马鞍山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一体化推进退田还湖、植被修复、水系连通、生态移民等工作，是谓确保生态优先一寸不让、绿色发展半分不减。推进生态修复：岸线复绿增绿、滩涂湿地涵养保护、构筑观江平台、修建沿江游道……树木茂盛，花草芬芳，鱼和鸟回来了，就连数十年不见的江豚也重现身影。

我们一行人在薛家洼兜兜转转，流连忘返，沐浴在秋日暖暖的阳光下，花香醉人，绿意盎然，神清气爽，同行的朋友里有诗人，无须去远方，诗意近在咫尺啊。最惬意的还是坐着观光车在园里穿行。水光潋滟，树影婆娑，芳草如茵，曲径通幽。深秋的芦苇在风中轻摆，芦花白了，几只水鸟“忽啦啦”地飞出……我伫立江边，竟不想离去，遥望江水淼淼，是在期待江豚在水面上出没吧！有一位作家写过一本江豚成长经历的童书，书名叫《长江的微笑》。

碧波漾，白浪涌，长江是在微笑啊！

茶事记

包光潜

我会采茶，也会做茶，更喜欢喝茶。茶园离麒麟畈大约两公里，处在小冲叶水库的东坡，太阳起山的地方，水分足，光照好，茶叶娇嫩。每年开园大抵在谷雨前三天或五天，关键取决于当年的雨水和气温。开园茶，采摘极少。真正的采茶季节，在谷雨之后。采茶是盛事，也是乐活。何况是在风景秀丽的库区，水流花放。

采茶的时候，我喜欢跟在姑娘家后面，听她们唱山歌、哼采茶曲，闻她们身上特有的裹挟茶香的气息。但凡采茶能手，多为村庄里的俏女子。她们心灵手巧，能说会唱，都是乡村宣传队看中的演员。白天干农活，晚上排练样板戏。遇到上面紧急通知，她们也会放下手中活计，赶赴某某会议或大会战现场，添威助阵。这是政治任务，谁也不敢怠慢。只要村庄里有人上台，我定然站在戏台的最前面，被她们的表演所吸引，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当别人在戏后津津乐道时，我总是一个人躲在屋檐下反刍戏中的每个细节。

真正做茶，是我参加工作之后，在学校茶场练习的。上阵前，我说我会做茶，几个茶工包括两位会做茶的同事都不相信。当我十分流利地说出整个做茶的流程时，他们仍然半信半疑。不过，他们还是给了我做茶的机会。拣茶（除杂质）、炒茶（杀青）、揉茶（微酵）、刷坯（定型）、烘焙（去水分）……我都尝试过。很多年之后，我们一起在茶楼喝茶的时候，回忆起那段校园做茶的经历，个个都说我脑子活。而我竟然不由自主地将双手凑近鼻孔，仿佛当年沾染的茶香一直没有消失。然后，大家哈哈大笑，笑声像山泉一般清澈。

生产队制作的茶，粗枝大叶，适合泡壶茶。那个时候，每家每户都置有大茶壶，瓷或陶，甚至瓦壶。生产队一般不采摘雨前茶，更不可能采摘明前茶了。乡下人不喝清明节茶，觉得它没汁水，寡淡的，不带劲。你说明前茶再好，人家不稀罕。村民们喜欢喝夏茶，条状，汁水浓，味道酽，一壶茶能喝一天，至少半天。

我和家人跟广大社员一样，几乎没喝过生产队的开园茶，只有队长和会计可以享用。如果真的想喝谷雨茶，可以上山摘野茶，或者采摘自家的茶树。当然，也有人偷生产队的。那是“刁民”，至少胆大妄为，敢于

跟队长和会计对着干。在我的童年意识里，生产队长和会计都是了不得的，他们主宰着村民的日常生活，譬如口粮、茶叶等，譬如每天分派你干什么活儿、挣多少工分……我小时候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够识几个字，会打算盘，然后当生产队会计——但凡队长有的，会计基本上都有，譬如好茶。我家人胆子小，不敢偷，尤其是母亲，素日里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便我的后脑勺长有反骨，也不敢偷。不敢偷，却敢抢。怎么抢呢？很简单，趁他们悄悄在队部里做小锅茶时，我便溜进去，抓几把茶放到小布袋里就跑。他们理亏心虚，也拿小孩子没办法。次数多了，我胆子渐渐大了，每回不急于“抢”，而是听他们谈天说地（说故事或聊天），临了才拿了茶叶，大摇大摆地离去。这种法子，屡试不爽，包括往后的岁月。俗话说，有钱送礼，无钱横来。

喝茶之于我，是习惯，是家传。不喝茶，很难受。至今，仍然不喝矿泉水。上高中那会儿，住校，没茶喝。每到星期六下午回家讨茶时，方可牛饮一番，过把茶瘾。因此，我盼望周六的到来。在淮南师读大学时，我非常想念家乡的茶叶。那地儿一马平川，既不产茶，也极少有人喝茶。两年光景，与茶无缘，一次也没看过青枝绿叶的茶。熬，难熬，实在难熬。熬着，熬着，时间也就熬过去了，依然没有改变嗜茶的习惯。

我真正学会喝茶是参加工作以后。巧的是，我执教的学校地处皖南山区，以茶为盛事，茶叶名气比家乡大。我多次夜宿茶山，目睹乡亲们采茶、做茶与烤茶。那个时节，整个秋浦河流域的空气里，弥漫着新茶的芬芳。这是土地对乡民们的馈赠，大山养活了一代代人。进城以后，我又多次陪同熟人或朋友进山，采购茶叶。再后来，人地生疏了，不再去了，也就极少喝到那里的茶叶了。